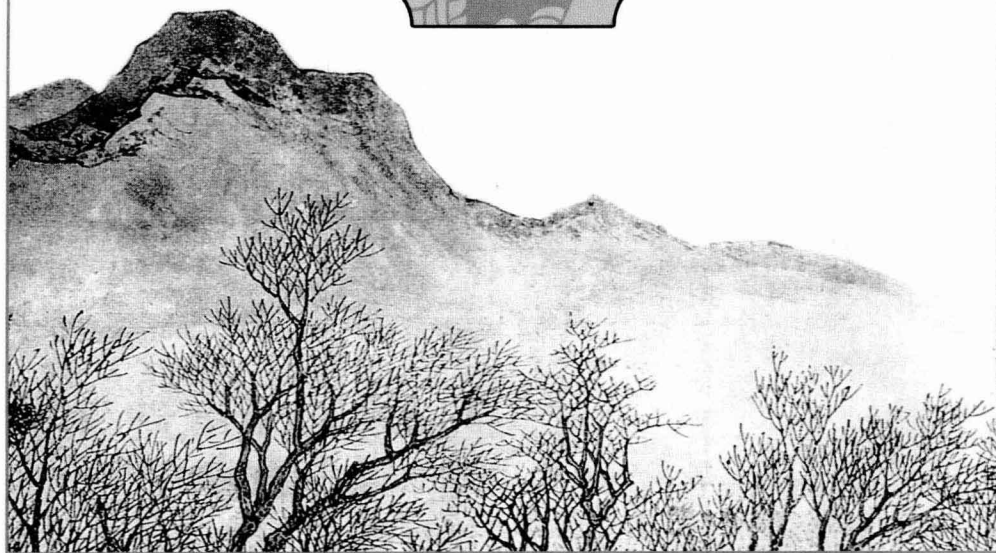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学



一 “经文”章

原文

大学之道：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。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

译文

《大学》的根本，在于使人们的美德得以彰显，在于使天下的人弃旧图新，在于使人们达到最好的理想境界。知道所应达到的理想境界是“至善”，而后才能有坚定的志向；有了坚定的志向，而后才能内心安宁；内心安宁而后才能泰然安稳；泰然安稳而后才能行事思虑周详；行事思虑周详而后才能有所收获。世上万物都有根基和末梢，天下万事都有结局和发端，能够明白它们的先后次序，那么，就能够接近这《大学》的根本了。

原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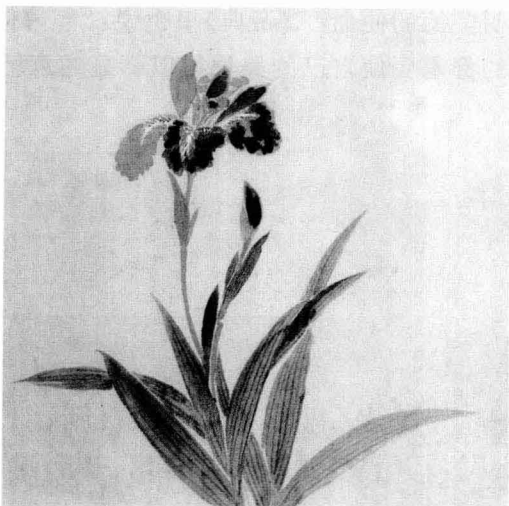
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。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。致知在格物。物格而后知至，知至而后意诚，意诚而后心正，心正而后身修，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

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其本乱而末治者，否矣。其所厚者薄，而其所薄者厚，未之有也。



译文

古时候，想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，先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。想要治理好自己的邦国的人，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；想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的人，先要努力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；想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的人，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；想要端正自己的思想，先要使自己意念真诚；想要使自己意念真诚，先要达到认识明确；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推究事物的原理。只有推究事物的原理，而后才能达到认识明确；只有达到认识明确，而后才能意念真诚；只有意念诚实，而后才能思想端正；只有思想端正，而后才能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；只有提高了自身的品德修养，而后才能整治好家庭和家族；只有整治好家庭和家族，而后才能治理好邦国；只有治理好邦国，而后才能使天下太平。



从天子开始，一直到下面的老百姓，一律都要把培养自身的品德修养作为根本。一个人，他自身的品德修养不好，却要做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正如不分轻重缓急，该重视的不重视，不该重视的却重视，这样本末倒置却想做好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。

二 释“明明德”章

原文

《康诰》曰：“克明德。”《太甲》曰：“顾谟天之明命。”《帝典》曰：“克明峻德。”皆自明也。

译文

《康诰》里说：“能够彰显光明的德行。”《太甲》里说：“经常顾念上天赋予的阐

明美德的使命。”《帝典》里也说：“能够使伟大崇高的德行得以彰显。”这些书上说的都是要使自己的美德得以彰显的意思。

三 释“新民”章

原文

汤之《盘铭》曰：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”《康诰》曰：“作新民。”《诗》曰：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。”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

译文



商汤时的青铜器盘上镂刻警辞说：“如果能在一天内洗净自己身上的污垢，焕然一新，那么就应当天天清洗，弃旧图新。日复一日，精进不已。”《康诰》里说：“求学者应自觉改造，不断自新。”《诗经》里说：“周国立国虽然很多年了，但由于文王能日新其德，所以他能接受上天赋予的更新天下的使命，使周国显得年轻而充满活力。”因此，那些执政者在新民方面，总是时时处处用尽心力，力求达到完美的最高境界。

四 释“止于至善”章

原文

《诗》云：“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”

《诗》云：“缙蛮黄鸟，止于丘隅。”子曰：“于止，知其所止，可以人而不如鸟乎？”《诗》云：“穆穆文王，於缉熙敬止！”为人君，止于仁；为人臣，止于敬；为人子，止于孝；为人父，止于慈；与国人交，止于信。《诗》云：“瞻彼淇澳，菉竹猗猗。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瑟兮侗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终不可侗兮！如切如磋者，道学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；瑟兮侗兮者，恂慤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仪也；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谄兮者，道盛德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”

译文

《诗经》里讲：“京都幅员广阔、方圆千里，许多百姓都愿在那里居住。”

《诗经》里讲：“小小的黄鸟还知道找个丘隅作为落脚之地呢。”孔子读了这句诗感慨地说：“唉，黄鸟起居时，都知道停留在它所应当栖息的地方，难道人反而不如鸟吗？”《诗经》里讲：“仪表堂堂、端庄谦逊的周文王，他光明的美德使人们无不崇敬。”作为国君，他的言行要做到仁爱；作为属臣，他的言行要做到恭敬；作为儿女，他的言行要符合孝道；作为父亲，他的言行要体现慈爱；与国人交往要做到坚守信义。《诗经》里说：“望那淇水岸边弯曲的地方，青绿色的竹子茂盛润泽。有一位富有文采的君子，他治学就像切磋骨器那样严谨、一丝不苟；他修身就像琢磨玉器那样精细、孜孜以求。他的仪表庄重威严，他的品德光明显扬。这样一位富有文采的君子，叫人民终身不能忘怀啊！”诗中“如切如磋”，比喻精心求学；“如琢如磨”，比喻修养德行；“瑟兮侗兮”，是讲内心谨慎；“赫兮喧兮”，是讲仪表威严；“有斐君子，终不可谄兮”，是讲具有君子的美好品德，德行达到完善的境界，老百姓当然都不会忘记他了。



原文

《诗》云：“於戏前王不忘！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，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，此以没世不忘也。

译文

《诗经》里讲：“啊，前代贤王的品德真令人难忘啊！”那是因为后世的君王崇敬品德高尚的前代贤王，热爱创立基业的先人，平民也享受到遗留下来的安乐，获得了所遗留下来的利益。这就是前代贤王永垂千秋而不被人们遗忘的原因。

五 释“本末”章

原文

子曰：“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！”无情者不得尽其辞。大畏民志，此谓知本。

译文



孔子讲：“审理诉讼，我与其他人一样，能做到将案情断得是非分明。但我和其他人不同的是，我必须使诉讼这类事件们不发生，达到绝迹才好。”从孔子讲的这段话里，我们可以领悟到：圣人能使那些心中奸诈不实之徒不敢随便说尽他们那狡辩的厥词，并且引导他们提高自身修养，从而使民众敬服美德，没有诉讼打官司的，这就叫做认识根本的道理。

六 释“格物致知”章

原文

此谓知本。此谓知之至也。

译文

这就叫做认识根本的道理。这就叫做认识的彻底,即是进入“知”的最高境界。

七 释“诚意”章

原文

所谓诚其意者,毋自欺也。如恶恶臭,如好好色,此之谓自谦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小人闲居为不善,无所不至。见君子而后厌然,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人之视己,如见其肺肝然,则何益矣。此谓诚于中,形于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独也。曾子曰:“十目所视,十手所指,其严乎?”

富润屋,德润身,心广体胖,故君子必诚其意。

译文

所谓使自己的意念真诚,就是说不要自己欺骗自己。就如同厌恶污秽的气味那样厌恶邪恶,就如同喜欢美丽的女子那样喜欢善良。只有这样,才能说自己意念真诚,心安理得。所以道德修养高尚的人必须谨慎地对待独处的时候,使自己规行矩步。那些没有道德修养的人,在闲居独处的时候,无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。当他们见到那些有道德修养的人,却又躲躲藏藏企图掩盖他们所做的坏事,而装出一副似乎做过好事的样子,设法显示出自己的美德。其实别人的眼睛是雪亮的,看透这些坏人坏事,就像是见到他们的五脏六腑一样,那么这种隐恶扬善的做法,又有什么用处呢。这就是说,人心里有什么样的德行,外表就必然会有什



么样的言行表现。所以,有道德修养的人必须谨慎地对待独处的时候,即使独处之时,也要使自己规行矩步。曾参说:“一个人若是被许多双眼睛注视着,被许多只手指点着,这难道不是严峻可怕的事吗?”

富裕人家才能将房屋装修得美观又有气派,有道德的人才能形象光彩。心胸宽广开朗,身体自然安适舒坦,所以有道德修养的人一定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。

八 释“正心修身”章

原文

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,身有所忿懣,则不得其正;有所恐惧,则不得其正;有所好乐,则不得其正;有所忧患,则不得其正。心不在焉:视而不见,听而不闻,食而不知其味。此谓修身在正其心。

译文

所谓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,关键在于端正自己的思想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如果心中愤怒,那就不能端正思想;如果心有恐惧,那就不能端正思想;如果心有逸乐,那就不能端正思想;如果心有忧患,那就不能端正思想。思想不端正集中的表现有:看到了却像没有看见一样,听到了却像没有听见一样,吃了东西却不知道食物的味道,以上都是由于思想不正而造成的。这就是说,如果要提高自身的品德修养,关键在于先端正自己的思想。



九 释“修身齐家”章

原文

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，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；之其所贱恶而辟焉；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；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；之其所敖惰而辟焉。故好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鲜矣。谚有之曰：“人莫知其子之恶，莫知其苗之硕。”此谓身不修，不可以齐其家。

译文

所谓治理好家族，关键就在于先修养自身的品德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人们对于自己所亲近相爱的人往往多有偏爱；对于自己所鄙视厌恶的人往往多存偏恨；对于自己所敬畏的人往往多有偏何；对于自己哀悯同情的人往往多有偏私；对于自己所认为是骄傲懒惰的人往往多持偏见。因此，喜爱某人的同时，却又能认识他的不足；厌恶某人的同时，却又能了解他的长处，能做到这样的人天下少有啊！有句谚语这么讲：“溺爱自己子女的人认识不到他的孩子的缺点、错误，贪得无厌的人不会满足他那长势十分茁壮的禾苗。”这就是不修养好自身的品德，就不能够治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。



十 释“齐家治国”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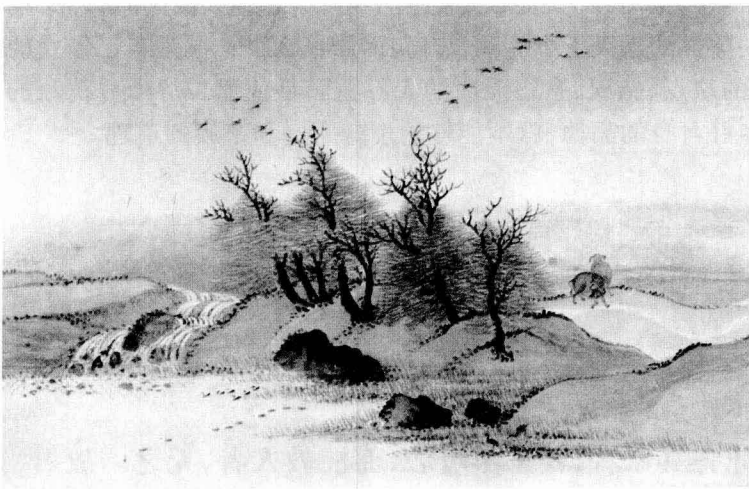
原文

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，而能教人者，无之。故君

子不出家，而成教于国。孝者，所以事君也；弟者，所以事长也；慈者，所以使众也。《康诰》曰：“如保赤子。”心诚求之，虽不中，不远矣。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仁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戾，一国作乱。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偾事，一人定国。尧、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。桀、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令反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，而能喻诸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故治国在齐其家。

译文

所谓治理好国家，关键要先治理好家庭和家族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治理不好本家族，却能治理好邦国的人，那是从来不会有的。所以有道德修养的君子，他就不离开自己的家，也能够收到治理邦国教化民众的效果。因为在家孝顺父母的道德，就是侍奉国君的道德；在家尊敬兄长的道德，就是服侍长官的道德；在家对子女慈爱的道德，也就是父母官对平民百姓慈爱的道德。尚书《康诰》里说：“保护平民百姓要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。”这就是要求人诚心实意地去努力保护家庭和家族，虽然不能完全符合道德规范，但与之也不会相差太远。生活中谁也没有见过先学会养育孩子，然后再出嫁的女人。一个家族仁爱相亲，整个邦国都会兴起仁爱之风；一个家族实行谦让，整个邦国都会兴起谦让之风；一个君王如果贪婪暴虐，整个邦国就会群起作乱。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竟是这样重要，这就是所



谓的一句话能败坏整件事情，一个人能安定整个国家。尧、舜用仁政来统率天下，于是民众就跟着秉行仁爱；桀、纣用暴政来统治天下，于是民众就跟着凶暴。号令民众实行仁爱而自己嗜好凶暴，民众

是不会服从的。因此,有道德修养的君子,应该先要求自己,然后才能去要求别人。应该先去掉自身的恶习,而后才能去批评别人,使别人弃恶从善。不能根据自身所具备的德行,推己及人,还想让人家理解,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说要治理好邦国,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。

原文

《诗》云:“桃之夭夭,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,宜其家人。”宜其家人,而后可以教国人。

《诗》云:“宜兄宜弟。”宜兄宜弟,而后可以教国人。

《诗》云:“其仪不忒,正是四国。”其为父子兄弟足法,而后民法之也。

此谓治国在齐其家。

译文

《诗经》写道:

“桃花妖娆如含笑,满枝叶儿碧又青,这个姑娘出嫁了,合家老小喜盈盈。”只有先使一个家族中的人和睦相亲,而后才能教化国中的百姓。



《诗经》里有:“家族之中人与人感情融洽,兄弟之间团结友爱。”只有先使一个家族兄弟和睦相处,互相友爱,而后才能教化国中的百姓。

《诗经》写道:“国君的礼仪没有错误,才能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。”国君要使自己家族中的人:做父亲的讲慈爱,做子女的讲孝顺,做兄长的讲友爱,做弟妹的讲恭敬,只有使他们的言行足以符合道德准则,然后整个国家中四方的百姓才会效法。

这些都说明了国君要治理好邦国,首先要治理好家庭和家族的道理。

十一 释“治国平天下”章

原文

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，上老老，而民兴孝；上长长，而民兴弟；上恤孤，而民不倍。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。所恶于上，毋以使下；所恶于下，毋以事上；所恶于前，毋以先后；所恶于后，毋以从前；所恶于右，毋以交于左；所恶于左，毋以交于右；此之谓絜矩之道。《诗》云：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民之所好好之，民之所恶恶之。此之谓民之父母。《诗》云：“节彼南山，维石岩岩。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。”有国者不可以不慎，辟则为天下僇矣。《诗》云：“殷之未丧师，克配上帝。仪监于殷，峻命不易。”道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。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；有土此有财，有财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施夺。是故财聚则民散，财散则民聚。是故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。货悖而入者，亦悖而出。《康诰》曰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道善则得之，不善则失之矣。《楚书》曰：“楚国无以为宝，惟善以为宝。”舅犯曰：“亡人无以为宝，仁亲以为宝。”



译文

所谓使天下太平，关键在于先要治理好国家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是因为国君尊敬老人，便会使孝敬之风在全国平民百姓中兴起；国君尊敬长辈，便会使尊长之风在全国平民百姓中兴起；国君怜爱救济孤儿，全国的百姓便会照样去做，下面的民众就不会违规作恶。所以，国君应当做到推己及人，在道德上起到示范的作用。我厌

恶上边的人以无礼待我,我就不应无礼地对待我下边的人;我厌恶下面的人以不忠待我,我就不应以不忠来侍奉我上面的人;我厌恶前面的人以不善待我,我就不应把不善加在我后面的人身上;我厌恶后面的人以不仁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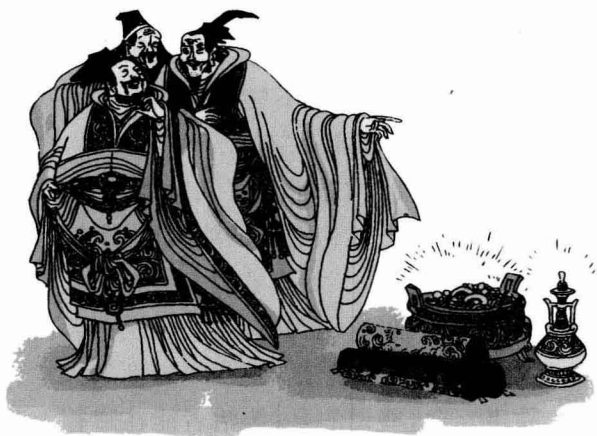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,我就不应将不仁施于我前面的人;我厌恶右边的人以不义待我,我就不应将不义施于我左边的人;我厌恶左边的人对我不诚实,我就不应以不诚实对待我右边的人。这就是所讲的道德上的示范作用。《诗经》里说:“有君子为民父母,令人快乐。”国君应当喜爱平民百姓所喜爱的东西,应当憎恶平民百姓所憎恶的东西。这就是所谓的天下平民百姓的父母。《诗经》里说:“雄伟巍峨的终南山,山崖险峻不可攀。权势显赫的尹太师,百姓的目光都注视着你。”掌握着国家大权的人不可以不慎重。如妄为出现差错,那么就会为天下百姓所不容!《诗经》里说:“殷商尚未丧失民心时,还能够与上天的旨意相符合享有统治。应当以殷商的兴亡为鉴戒,认识到守住天命、永保国家并非易事。”这些说的是:统治者能在道德上起示范作用,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护,也就会享有国家;否则,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护,也就会失去国家。因此,国君首先要慎重地修养品德。有了美德,就会拥有民众;有了民众,就会拥有土地;有了土地,就会获得财富;有了财富,国家就有用度。美德是树的根本,财富是树的枝梢。如果国君在表面上讲道德,而实际内心却重财富,那么民众就会相互争利,抢夺财富之事就会发生。所以,财富聚集在君王手里,平民百姓就会离散;财富散落在民间,民众就会归附在君王的周围。因此,君王每一违背公理的政令公布出去,必将遭到百姓的违背公理的抵抗;财富不依据道理肆意搜刮而来,最终也会被别人用违背道理的手段掠夺而去。《康诰》里说:“只有天命的去存是有一定的常规的。”这就是说行善积德就获得天命,不行善积德就会失掉天命。《楚书》里说:“楚国没有什么可以被当做宝贝,只是把‘善’当做宝贝。”重耳的舅舅子犯教晋文公时说:“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当做宝贝,只有把对亲族的仁爱当做宝贝。”

原文

《秦誓》曰：“若有一个臣，断断兮无他技。其心休休焉，其如有容焉。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；人之彦圣，其心好之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实能容之，以能保我子孙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人之有技，媚嫉以恶之；人之彦圣，而违之俾不通，实不能容，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，亦曰殆哉！”

译文



《秦誓》里说：“如果有这样的一位臣子，忠实诚恳而没有其他本领，但他品德高尚，心胸宽广，能够包容他人。别人有本领，就好像他自己有本领一样；别人具有美德，本领高强，他不只是口中经常称赞，而且发自内心地喜欢。这种心胸宽广的人如果加以重用的话，那是完全可以保全我的子孙后代和臣

民的幸福的，也是完全可以为我的子孙后代和臣民谋福利的。反之，别人有本领，他便嫉妒、厌恶别人；别人具有美德，他便故意压制、阻止，使得别人的美德不能被国君所了解。这种心胸狭窄的人如果加以重用，那是不能够保全我子孙后代和臣民的幸福的。这种人对国家来说也实在是太危险了。”

原文

惟仁人放流之，进诸四夷，不与同中国。此谓惟仁人为能爱人，能恶人。见贤而不能举，举而不能先，命也。见不善而不能退，退而不能远，过也。好人之所恶，恶人之所好，是谓拂人之性，菑必逮夫身。是故君子有大道，必忠信以得之，骄泰以失之。

译文

只有那有仁德的国君，才会把这种嫉贤妒能的人加以流放，驱逐到四夷居住的边远地方，不许他与贤能的人同住在中原大地。这就是说，只有具有仁德的人，才懂得该喜爱什么样的人，该厌恶什么样的人。国君发现了贤才却不能推荐他，或者虽然推荐了却不能尽早地重用他，这是以怠慢的态度对待贤才。国君发现了不贤的人却不能辞退他，或者即便辞退了，但不能把他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去，这是政治上的过错。喜爱人们所憎恶的东西，憎恶人们所喜爱的事情，这就是所说的违背了人的本性，灾祸就一定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。所以，做国君的人要有正确的途径：以忠诚仁义的态度去获得它，反之，如果骄傲放纵，那就会失掉它。



原文

生财有大道。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则财恒足矣。仁者以财发身，不仁者以身发财。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，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，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。

译文

创造财富也有正确的途径，这就是要使生产财富的人数增多，消耗财富的人数减少；管理财富的人勤快，使用财富的人节俭。这么做才能使国家的财富保持长久而充足。具有仁心的人们散发财富来成就好名声，没有仁德的人们却用生命去聚敛财富。没有听说过君王好仁乐义，而下面的臣民不喜欢仁义的道理；没有听说过下面的臣民爱好仁义，而不能帮助君王完成其事业的道理；没有听说过国家府库里存有财富，而财富不属于国君所有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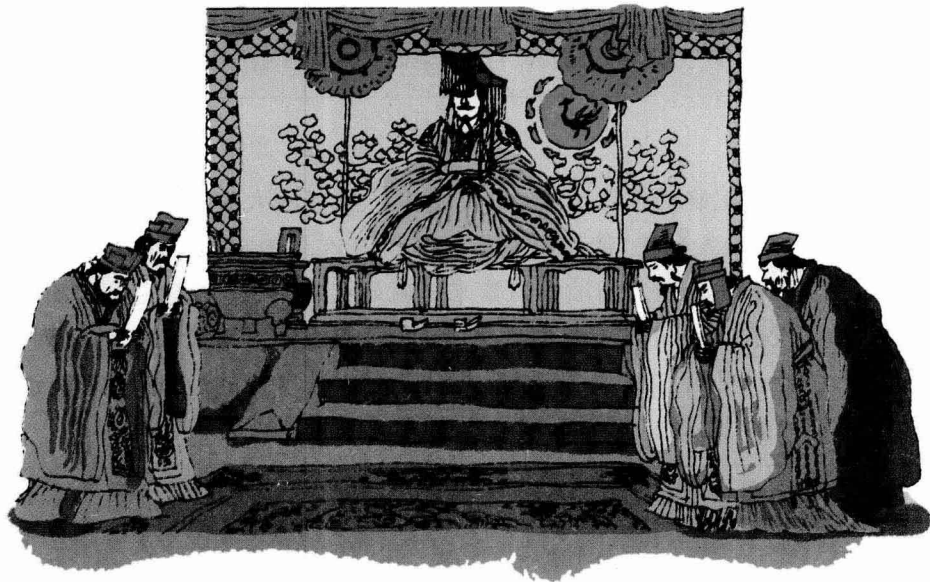
原文

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，伐冰之家不畜牛羊，百乘之家

不畜聚敛之臣，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长国家而务财用者，必自小人矣。彼为善之，小人之使为国家，菑害并至。虽有善者，亦无如之何矣！此谓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。

译文

孟献子说：“士初为大夫，就不应该再去计较那些养鸡养猪之类的琐事；能够享用凿冰丧祭的卿大夫，就不应该再饲养牛羊；能够拥有百辆兵车的卿大夫，就不应该收养那只顾聚敛民财的家臣，与其有这种聚敛民财的家臣，还不如那种盗窃府库财物的臣子。”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不能以获取财富为利益，而应该以倡导仁义为利益。治理国家的君王专门致力于财富的聚敛，这一定是出自小人的主意。君王以为小人是心存善良的人，如果国君任用奸臣小人处理国家事务，那么天灾人祸就一定会同时到来。到那时，虽然有贤人良才出来收拾残局，也是无可奈何，挽救不了的。这说明治理国家不应以追逐财富为利益，而应以崇尚仁义为利益。



中庸

